

冷齋詩話

李聖華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冷齋詩話

李聖華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冷齋詩話 / 李聖華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7.9

ISBN 978-7-5325-4819-4

I. 冷... II. 李... III. 古典詩歌—文學研究—中國—明
清時代 IV. 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126621 號

冷齋詩話

李聖華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啓東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2.875 插頁 2 字數 270,000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1,800

ISBN 978-7-5325-4819-4

I·1973 定價:36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

李聖華（1971-），男，漢族，山東成武人。2001年畢業於蘇州大學文學院，獲文學博士學位。現為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詩文與文獻學。著有《晚明詩歌研究》、《方文年譜》等專著，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。



序一

蔣寅

《冷齋詩話》者，李君聖華論明清詩之餘藩也。曩者寅初治清人詩學，以同聲相應者眇，凡有新著問世，必求而觀之。至君所撰《晚明詩歌研究》，為之嘆服，以其閱讀之廣、用功之深，為今人論著所罕觀也。觀後記，知君出蘇州大學嚴迪昌先生門下，今執教于鄭州大學。寅昔負笈于南京大學，值嚴先生膺中文系教席，得一親函丈，仰接清談。緣此寅視先生門下諸子誼如同門，自張兄仲謀以下多納交焉。惟君神交數載而吝一面，今春始握手於北京師範大學，儒雅君子也，恂恂如謙牧有逾其分。未幾君復來京，枉道過訪，以新著《方文年譜》見贈。寅流覽而知君閱清集之富，亦非時賢所及，洵黽勉勤奮，日進不已者也。談次出詩話一編，乃歷年讀明清詩劄記。君既撰前二書行世，瀝其餘瀋，遂葺為《明清冷齋詩話》八卷，以寅治斯學有年，屬為之序。夫詩話之體，昉於天水一朝，代有作者，其書日繁，迄有清遂由附庸蔚為大國。雖然，清儒厭薄明人之空疏，並摒其詩而不觀，近代講白話文學者復置清詩而不論，致兩朝之詩廢格不行。耳學者或秉魯迅氏之

說，曰好詩為唐人做盡，明清無詩，不惟無詩，並無詩學。前輩中自汪方湖及夢苕庵、槐聚二錢先生外，論者尠觀。此冷齋主人所以有詩話之作也。八卷之中，汎濫於明清兩代之詩，或條列天下詩派，或評騭南北詩家，舉凡廟堂臺閣之制、遺民野老之詠，及夫社集酬唱之盛、拈題體物之工，名章雋句，絡繹不絕；末殿以名媛才女，彤管遺篇，俾讀者睹片鱗而識完龍，窺一斑以見全豹，兩朝詩史隱然具體。而又以詩征史，以史證詩，誠能發詩史之覆褶，抉章句之隱微，甚矣其富矣！其間上下議論，較吳楚之得失，權前賢之定論，進退之際，或不無可酌，然其眼力識見，方諸前賢，固毋多讓，至於文氣之暢，詞藻之工，抑又其末已。君自言冷齋之名本自釋惠洪《冷齋夜話》，以管見所及，明聶大年亦有《冷齋集》，至清代以冷齋自號者更不乏其人，如顧嗣協、馮登府、錢泰吉，皆以詩文學術名世者也。竊惟往古來今，凡真詩文、真學問莫不在冷處。默存錢氏所謂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，蓋亦謂其冷淡生涯耳。惟處之以冷淡，而可以學，而可以至有成。聖華寔能以冷淡自處者也，於是有今日之成。苟能持之以恆，則他年所造，又非今日之可限量歟？是為序，以俟異日之驗。歲丁亥七月既望金陵同學弟蔣寅謹撰。

序二

趙伯陶

夫詩話之作，昉於先秦。季札鄒下無譏，夫子興觀群怨，談言微中，自接天籟。迨至魏晉，唐宋接跡，明清馳響，迭奏簫韶。《文賦》標新，心游萬仞，言志緣情，宏開兩途。《詩品》稱首，專尚「滋味」；《六一》名世，「以資閒談」。《滄浪》繼武，偏嗜妙悟；《四溟》恣肆，競尚天真。嗣後群英蜂起，各呈芬華。尋章摘句，熔鑄今古。事君事父，說有說空。甚且以醜為美，藉端托寓；更有「頻呼小玉」，屢入禪機。雲蒸霞蔚，五色朗暢；山環水繞，八音諧和。片言隻語，可翻公案於既定；一時千載，恰見妙手於偶得。誠如山陰之行，不啻寶山而歸焉。

海右光景，工部留戀；山左人文，漁洋煥發。李君聖華，鍾靈毓秀，先天之稟既足，後學之功尤雋。謙謙君子，師承有緒。沂水風流，名下固無虛士；龍山韻致，座中不乏可人。冷齋嗒然，仰屋自娛。孜孜矻矻，耽情乎佳構；兢兢業業，賡響於前賢。飛兔靈蛇，固可炫世；吉光片羽，亦是名山。探驪得珠，已蓄十年之力；畫龍點睛，方騁萬古之情。微詞奧旨，發覆起信；一鱗半爪，曲

徑通幽。踵事增華，俱得真髓；修辭立誠，更見文心。或語通繪事，或意在丹鉛；或提綱挈領，或見微知著。破賤近貴遠之陋習，見以少總多之用心。文章不朽，非必有補於今世；江山得助，是亦仰賴乎雅音。起桓譚于九原而問之，又當許以「必傳」矣。

是為序。

丁亥孟夏趙伯陶識于京北天通樓

序三

王英志

詩話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文體，朝鮮與日本雖也曾有詩話（大約相當於中國明清時期），但那是因與中國進行文化交流，而模仿中國詩話所作。詩話內容不拘一格，北宋許顥《許彥周詩話》稱「詩話者，辨句法，備古今，記盛德，錄異事，正訛誤也」，歐陽修所謂「以資閒談」（《六一詩話·自序》）。這只是對當時詩話內容的描述，屬於詩話初級階段的内容。後來詩話（包括南宋詩話如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、嚴羽《滄浪詩話》）的内容又大有發展，評論性的成分增加頗多，理論價值有了很大提高。吾師錢仲聯先生把詩話内容概括為三類：一以記事為主，此類「體兼說部」；二以評論為主，此類屬「詩文評類」；三以考證為主。但是除個別詩話專屬某一類外，大多數是各種内容兼而有之，不過比重不同而已。（《夢苕庵論集·宋詩話鳥瞰》，下引同此）這樣的概括是符合實際情況的。三者中自然以第二類更值得重視。

關於詩話最早的本原，或者說追溯其濫觴，乃在於三代。何文煥《歷代詩話·序》云：「詩話

何所昉乎？廣歌紀于《虞書》，六義詳于古序，孔、孟論言，別申遠旨；春秋賦答，都屬斷章。三代尚矣。漢魏而降，作者漸夥，遂自成一家言。「吾師錢仲老對此有精闢的闡釋，認為《虞書》的廣歌，《論語》的接輿歌，《孟子》的滄浪歌等，就是故事性的詩話；《虞書》命女典樂節，《論語》三百節，巧笑倩兮等節，《左傳》吳季札觀樂節，等等，就是評論性的詩話。當然這些在各書中只是一鱗半爪，屬於詩話的萌芽。

真正首創「詩話」者還要歸功於歐陽修。因為「詩話」之名稱的確立，最早見於歐陽修的《六一詩話》。而章學誠說「詩話之源，本於鍾嶸《詩品》」，《詩品》之於論詩，視《文心雕龍》之於論文，皆專門名家，勒為成書之祖也」（《文史通義·詩話》），也是正確的。此「詩話之原」乃指完整而成專書者，與三代的詩話萌芽不可同日而語。《詩品》實際是不標「詩話」之名的詩話。章學誠特別欣賞《詩品》「深從六藝溯流別」，「如云某人之詩，其源出於某家之類，最為有本之學」。南宋以後評論性強的詩話，如南宋嚴羽《滄浪詩話》，明代謝榛《四溟詩話》，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，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，清代葉燮《原詩》，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等，實際多承《詩品》一脈而來。

詩話發展至清代已達到高峰時期，無論在整體數量，還是個別的篇幅、內容上都有超越前人之處。據蔣寅《清詩話考》，已見與待訪的清詩話至少在150種以上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除了上述的之外，另有如神韻派王士禛的《帶經堂詩話》，格調派沈德潛的《說詩晬語》，性靈派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，趙翼的《甌北詩話》，肌理派翁方綱的《石洲詩話》，以及詩界革命派梁啟超的《飲冰室詩話》，等等，都是極有價值的詩話。即使民國時期詩話之作，仍十分可觀。據張寅彭《新訂清

人詩學書目》附錄，有一百餘種，其中如陳衍的《石遺室詩話》、楊鍾義的《雪橋詩話》、錢鍾書的《談藝錄》、吾師錢仲聯的《夢苕庵詩話》等都是傳世之作。

歷代詩話所評皆古體詩，載體是文言，這是其特點。自新中國成立後，由於提倡厚今薄古，寫新體詩，用白話文，所以類似古代詩話的著作，已是茫茫不見矣。就是進入新時期以來，以文言寫評論古詩的純詩話類著作，筆者也未曾見過（即使有恐怕是鳳毛麟角）。然「詩話」已絕種乎？非也！眼前這部《冷齋詩話》就是證明。

《冷齋詩話》的作者李聖華博士，曾師從清詩詞專家嚴迪昌先生，可謂淵源有自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，李聖華于蘇州大學求學時，與我有過接觸。起因是他向我所任職的學報編輯部送來稿件，文章題目我現在記不起來了，但其人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：年輕學子，謙虛而靦腆，但書卷氣頗濃，還有幾分自信，一看就是讀書種子，是那種甘坐冷板凳而有志向者。果不其然，聖華畢業離校後不久，在其而立之年，一部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的《晚明詩歌研究》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（2002年版）。此書不僅填補了明詩研究的一塊空白，而且提出了不少獨到之見，顯示了良好的學術素養與很強的科研能力，令我刮目相看。以後聖華又有其他研究成果問世，我已不覺驚訝，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。

但是，當聖華最近把其新著《冷齋詩話》八卷校樣寄我索序時，卻著實讓我有意外之驚喜：不僅為《廣陵散》未絕，傳統詩話復活；更為聖華多年來鏗而不捨的求知精神，涉獵明清詩歌範圍的日益深廣，不囿舊說敢發新見的學術勇氣，還有嫺熟自如的文言功力。「後生可畏」，此言誠不虛也。

也！《冷齋詩話》，專話明清詩，開疆拓土，詩話前所未見，足見聖華對明清詩歌一往情深，如其跋所贊「明清亦自具一段清光」。其內容則如行山陰道上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所話詩人既有明清大家，也不乏普通作者，更有卷八專話閨秀詩人，視野寬闊，全面反映了明清詩歌的創作面貌。所話既重視創作個人，還注意創作流派、地域群體，有點有線乃至有面，勾勒出明清詩歌複雜多元的格局。所話詩角度不一，多有見地，尤可稱道者是無論話詩體，還是談詩變，多具史的意識，振葉尋根，觀瀾索源，顯示出宏觀把握的見識。

十年磨一劍，《冷齋詩話》是聖華十餘年研讀明清詩歌體會的結晶，屬於錢仲老所說的第二類評論性詩話，故理論價值頗高。採用傳統詩話形式發表見解，不僅可讀性較強，而且每條文字不多，高度精練，若細緻品味，所獲當更多。

此書今公開出版，為明清詩歌研究園地增添了一朵奇葩，可喜可賀。是為序。

王英志

丁亥年農曆三月于蘇州大學

前言

一

物莫不有自性，藥自苦，槭自酸，蔗自甘，薑自辛，人之性情亦類是。詩者，非僅俗之所謂吟弄風月者也。志之所之，情為之主，而性可跡。好綺麗者，樂於宴游；尚清逸者，樂於梅鶴，性豪邁者，樂於酣歌。稟性既異，陶寫胸臆，面目要自不同，各具一段精光，此陶周望所云偏至而之獨造也。一代之詩，自具面目亦類是。唐詩情韻勝，宋詩理致勝，明詩才情勝，清詩才學勝。詩之法可襲沿，而才不相掩；境可高下，而情不必楚漢；韻可遠近，而性不須盡異。是故，厚古薄今，眼中只有古人在，未免固執一端；厚今薄古，眼中只有今人在，亦一葉障目，皆失中允之道。狂狷者或逾此矩，然非余之所論也。

明清之世，號能詩者眾。近世以來，古詩之源幾為中絕。尊唐宋者閉目不讀之，甚者曰唐以

後無詩，撰著詩史，欲作定論為世人法。噫！彼以詩為何耶？既云言志緣情，又豈可持唐人三尺法衡論古之志與情乎？唐之詩，言唐之志與情，明清之詩，自胸次中流出，志與情古今一也，必欲區而揚抑之，是何理哉！論者不本諸性情，胸中先有優劣之分。使天下詩盡如李、杜，世間豈復有李、杜乎？必欲千人一面，千喙一啄，嚶嚶喻喻，何其陋哉！朱君佐撰《李詩辨疑》，目中先有一個太白在，繩準古詩，曰某篇是，某篇非。拘儒小士每持三尺法量裁古今，短視膚見，幾近腐迂。世競尊唐，袁中郎曰唐無詩，狂言以正時弊。崇古尤甚者，逾晉唐而上，獨推詩三百，曰舍是無詩，其病亦近於言唐者矣。余既厭以詩充談諧之資，吟風弄影之料，復不喜厚薄古今，以為感發意志，考見得失，搜討心源，體察世情，品淪詩藝，必求諸一代之詩，而不求諸曰唐，曰六朝也。人皆具自性，是詩之道也。古之聖人不能純人而為一，詩又豈得純一歟！

六百年詩，變化分合，不一而足。其變皆由緣而起，相生相存，有源有流，有奇有正，有因有果，而總之曰六變。元明鼎革，變元音為明調，吳中、浙東、嶺南、江右、閩中之派，創闢明詩之源，此初變也。臺閣雅音繼興，繁響趨一，調日靡弱，其勢不得不變，茶陵、七子起而振之，此再變也。弘正壇墀，三家鼎立，七子復古，情采氣韻，聲勢最勝，堪比曹魏；陽明學人，悟道自得，蔚然一宗，可擬劉蜀；吳中四才子起與爭衡，才情自適，其勢稍弱，近於孫吳，皆自標真詩，明調因之奠立。曲分南北，調非專一，說明詩者止覩得一個復古，又豈其然哉！隆萬而後，公安承陽明之派，幾社紹七子雅音，竟陵獨追古人真精神，互為錯織，趣不相合，道不相侔，此三變也。明社既屋，詩家痛明詩榛蕪，亟反其道而行之，此四變也。詩分朝、野二宗：野逸標炳氣節，粗頭亂服，餐菊高隱，一卷

新詩冰雹氣；朝士鼓吹休明，閎音鳴世，神韻高華，肇開有清盛世元音。繁弦么管，長歌當哭，足動人心，然不諧於世，故曲不久奏；清歌曼詞，足娛人心，然不切於實，故調不常新。熙朝而後，雅音膚熟，久為世厭，世人爭為新聲，此五變也，復開三家鼎立之勢，跡類弘正。歸愚一派，格調為詩，近於七子；子才一派，才情為詩，近於四才子；覃溪一派，學問為詩，近於陽明學人。然清之所謂格調、才情、學問，皆異前明，故三派自起丹竈，不以明人為法也。迨樸學大興，競尚學問為詩，此六變也。諸派宗唐學宋，不盡相合，學分漢宋，不能相入，然大抵才學顯而性情黜，滋味寡而趣意濃，故曰異派而同流也。

二

詩話之體，始於鍾記室嶸《詩品》，興於唐，迨歐陽永叔撰《六一詩話》而趨於盛，既而鼎興於明清之世。鍾氏辨源流，歐陽氏善評說，併創一體，皆足為後世法。元明之際，詩話尚不多見，詩人感賦喪亂，自見性情不暇，似無餘力更作詩話。瞿宗吉《歸田詩話序》自云久羈山林，心倦神疲，閑居默坐，無聊而筆錄諸語自娛，可窺一斑。李西涯居清華，撰《麓堂詩話》，集一時大成，是有明詩話隆興之始。李空同既痛惡宋儒以理教人，復痛詆其作詩話教人，然不意數十年，七子詩話紛出，復古之道明，詩話厥功偉也矣。後世不屑作者，偶亦有之，公安派是也。詩人自作己詩，不必盡立文字。然其時既以說詩為能事，不能者以為恥，雖不工詩而善言詩輩不為世所詬笑，風氣遂成，孰

能揮之使返？數百年來，流派據以為標幟，詩家恃之自鳴自得，其間互為鬭訟，角立門戶，詩話不下二千家，覽者嘖為奇事。

詩話大義，總之有二：曰詩法，曰詩評。明初朱涵虛撰《西江詩法》，自云「法不在詩而在我」，實則欲明其法，「法其法，曲者可以繩其直」也。正嘉間，教人作詩之風日熾，習氣相沿，遂至明季。楊夢徵《作詩體要》、梁冰川《冰川詩式》、汪芝軒《全相萬家詩法》，詩家蒙誦之倫也。王元美《藝苑卮言》教人復古，江進之《雪濤詩評》教人反古，雖評詩為主，教人之意亦明。教人作詩，不能無評，然詩評者未必皆有教人之意。順康而後，論者重問學，詩評蔚興，專說格律、體式、聲對者幾淪為小道矣。

許彥周《詩話》云：「詩話者，辨句法，備古今，紀盛德，錄異事，正訛誤也。」作者各極其才，不囿一端，性情面目，人人各具，詩說詩評，詩品詩議，詩法詩範，詩體詩則，詩格聲律，詩解糾繆，詩史小傳，本事詩所，尋章摘句，或眾美兼采，或專一而精；或簡質而約，或繁冗而雜；或謹嚴有法，或恣筆游戲。體雖博雜，求新之意要不可誣，必求體制歸一，曰某家正宗，某家旁派，某家雜說，某家末流，則失之彌遠。以余所見，《麓堂詩話》、《升庵詩話》、《詩薮》、《甌北詩話》等數十百種，見解卓特，今世逾之者又能有幾？識者細細覽之，當不以吾說為厚古薄今之妄言也。

明清撰著既宏富，作者多飽學能詩之士，言論自頗可觀。然則余何作詩話以續貂也？亦自有說：一則，詩話說詩，其器甚利，有無可替代者，惜于今幾至消亡，余不自量力為之，非僅好奇嗜古，實不忍詩話之體遽亡也。二則，唐宋之詩膾傳人口，多賴詩話檢汰之功。明清去今世近，其時

作者如林，錄其佳作，評所得失，庶幾有助於檢汰播傳也。三則，時移境遷，今之論詩與昔賢不必盡同，古之所重，今或以為輕，古之所輕，今或以為重，且承繼源流，去蕪存菁，又吾輩之任。故力求新解，不為空談，若拈論陳莊、陽明、公安、竟陵、蠡山、茶村、牧齋之體，桐城、宣城、陽羨、海寧、中州之派，皆管窺一見，略有裨於說詩。四則，明清人論明清詩，不能無附庸諂媚、阿私權貴、門戶攻訐之習，今則不然，不關榮利，自可平心靜氣，細細論之。職是之故，詩話仍可作。

夫言明清詩者，有二弊焉，曰眼中只有唐人在；曰竊人之論以論詩，信耳而不信目，皆不讀詩故也。孔東塘《環翠軒詩選序》云：「每見時人不好讀人之詩，而好論人之詩，且好竊人之論以論人之詩。久之，即有好讀人之詩者，因此詩已為時論所不取，竟亦信耳而不信目，豈不深可慨哉！」余每持此自警，有所得輒欣欣然，或與前賢論合，豁然意解，愈發憤焉，坐臥一編，如逢平生故友，聆其音聲，快然而舞，憤然扼腕，嗒然寂坐。有所感於心，輒隨錄紙端，積有月日，乃為茲編，非徒逞口舌之快，亦非消夏一編自娛也。

近世以後，陳衍《石遺室詩話》、曼昭《南社詩話》、胡朴安《南社詩話》、錢鍾書《談藝錄》、錢仲聯《夢苕庵詩話》已逾舊體。余取古之法，參乎近之變，自結一集，釐為八卷：前二卷辨風格、存流派，後二卷知人說詩，接二卷辨句法、析篇章，皆明清各為一卷，大抵按時間先後之序臚列之；卷七錄異事，備古今；卷八評閨閣詩。題曰《冷齋詩話》，與宋惠洪《冷齋夜話》頗近，然非專學之也。錢基博氏論有明詩文，取人略我詳、人詳我略之意。其法可遵，故斯編多言前人所未具載者，於巨擘名家，非有一見，不率易下筆。雖然，即此數百則，嘗鼎一臠耳，猶不敢自謂人略